

“小眼镜”越来越多,怎么办?

《人民日报》张烁

近年来,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率居高不下、不断攀升,近视低龄化、重度化日益严重。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需要政府、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家庭和学生等各方面共同努力。



王彪 摄

“小眼镜”越来越多

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大中小学开展了大规模线上教育教学,这在有效弥补不能正常开展的校内教学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广大儿童青少年在电子屏幕前的时间。半年多过去了,孩子们的视力发生了哪些变化?

“教育部对9个省区市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在疫情期间的视力变化情况做了调研,调研结果不乐观。”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专家宣讲团团长、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介绍,半年多来,被调查学生视力不良发生率从59.2%上升到70.6%,其中小学生视力不良率为61.6%、初中生视力不良率为80.3%、高中生视力不良率为89.3%。

调研结果显示,一方面,新增的“小眼镜”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本近视的学生度数也有所升高,13.2%的学生近视程度加重,高度近视(近视度数高于600度)率从8.9%上升到9.1%。

电子产品使用时间越长,发生近视的可能性越大。据

调查,疫情之前,学生上网课大多是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学习。疫情防控期间,80%的学生每天都上网课,每天网课时间超过2.5小时的占47.9%。而且,观看电子屏幕的“视屏”时间可不只是学习。不能出门活动,很多儿童青少年的娱乐时间乃至日常生活都离不了大大小小的“屏幕”。调查显示,疫情防控期间,儿童青少年玩游戏、看视频、休闲娱乐的时间大幅增加,每天非学习目的“视屏”时间超过2.5小时的占38.3%。

预防为主 防控结合

上海市金山区廊下小学在疫情防控期间注重近视控制,创下了“学校视力不良率比区平均视力不良率低10个百分点”的好成绩。

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执行主任许迅介绍,廊下小学的孩子们被要求严格做到注意保持正确坐姿和读写姿势,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后休息眼睛,坚持每天早、中、晚3个时段接受自然光照等,并接受父母监督,天天向班主任“打卡”。

事实证明,只有采取有效措施,儿童青少年近视方可防控。2018年8月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两年来,全国各地按照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原则,稳步推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

山东省从学龄前开始建立包括眼生物学参数的完整眼健康档案,监测远视储备值情况。全省建立3—5个市级青少年近视防控示范市,25—30个近视防控示范县(区),120所近视防控试点学校,实现示范市、县(区)、学校内学生的视觉筛查率100%、建档率为100%、近视预警率100%。

福建省三明市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将学校年度学生总体近视率、新发近视率作为学校和幼儿园综合评选评估的重要指标。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出台《“眼健康工程”实施方案》。截至目前,全区有34所中小学建立眼健康档案,17000余名学生完成普及型眼健康建档,5700余名学生完成包括散瞳检测视力在内的深度眼健康建档。

记者了解到,北京、上海、浙江等多省市将“实现地方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下降目标”列为2020年教育系统“奋进之笔”厅长(主任)挂号项目。其中,上海市在8个区24所小学探索学生户外活动时间每天增至2小时干预试验,近视发生率下降近30%。

及时发现 及时干预

在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中,体育锻炼和户外活动的作用十分明显。据了解,教育部推动地方和学校严格落实学生每天1小时校内体育活动,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体育与健康课每周4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3课时,高中阶段每周2课时,中小学校每天安排30分钟大课间体育活动。同时,引导督促学生每天放学后进行1—2小时户外活动,使其在家时每天接触户外自然光的时间达60分钟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儿童青少年的近视率出现波动,也伴随着近视欠矫率的上升。教育部调研显示,疫情期间,受就诊不便等因素影响,儿童青少年不能及时检测和有效矫正近视,此次调查近视学生中未佩戴眼镜的比例为48.4%。“下一步,我们应当在筛查中及时发现、及时干预,督促及时就诊。尤其要关注高度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把损失降到最小。”教育部近视防控与诊治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温州医科大学教授瞿佳指出。

据悉,我国已建立起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评议考核制度,并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问题村”的一条“翻身路”



(上接1版)

这边修路的事平静没多久,与高浜一江之隔的洪港岸小区又“热闹”了。2004年、2005年,为了申请宅基地,洪港岸小区的村民兴起“假离婚”,闹得人尽皆知。陈俐勤毫不退缩,一方面向上级领导汇报,另一方面召开全村党员、村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充分发挥党员和村民代表作用,形成了“洪港岸新村点补充决议”,最终“假离婚”事件得到平息。

自此,陈俐勤充分认识到实现村级民主的重要性,以后村里涉及集体利益的大事,如土地复耕争取政策奖励、建造厂房收租金……都广纳民意,进行村务公

决。洪溪村还总结出村务公决“八步工作法”:公决事项酝酿、公决事项论证、提出公决草案、合法性审查、完善公决方案、组织村务公决、决议实施及监督、实施结果公布。2006年以后,村里再无一例群体性上访事件。

“刚开始很不适应。一天没声响我就纳闷了,今天怎么还没人来和我吵?”说起这段往事,陈俐勤哭笑不得。2017年,洪溪村华丽逆袭,一跃成为富裕村。

一场演出让两人冰释前嫌

深秋的洪溪,天高云淡水清景美。走在村子里看,当年陈俐勤心中的图景已逐一实现:交通要道都是水泥硬化过的路面,原先各种堆放的杂物早已不见踪影;成排的老旧房屋外墙粉刷一新,墙画“四处开花”;滨河绿道在草木掩映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行走其间无比惬意。

最让陈俐勤自豪的还是位于洪港岸东岸的嘉善唯一一座乡村水上舞台和音乐喷泉。夜幕降临,路灯灯光交相辉映,村民载歌载舞有说有笑,甚是热闹。这个曾经矛盾丛生的“问题村”,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陈书记很不容易,让我们这个小村有了大变样,

以前不服气的村民现在个个心服口服。”66岁的朱美根是村里的网格员,她至今记得,早些年陈俐勤说想成立腰鼓队,请她一起张罗,两个人就这样骑着自行车风里来雨里去地挨家挨户动员。朱美根当时想不通,组建这类文艺队,村干部劳心又劳力,何苦自讨没趣。

直到后来,常带头闹事的村民成了舞龙队的队长,昔日的上访户成了村文艺队的骨干,还有闹了矛盾几十年没互相搭理的吴阿姨和计阿姨,因为一场同台演出冰释前嫌,朱美根才恍然大悟:当文化成为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保持和谐稳定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

今年9月,陈俐勤因年龄原因退下来,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指导村里党建等事务。只要记者上门,她还是认真对待每一个采访,每次都说得富有激情。那些重复了几十遍的观点,对她来说,好似第一次发表一样。

“乡村治理,全民参与共建共治是关键!”刚上任的村党委书记金懿龙也点头应声,凡是村民一起拍板定下来的事,推进起来就特别顺。他还补充说,如今,从基础设施损坏到邻里矛盾纠纷等各类情况,村民们动动指尖,通过嘉兴“微嘉园”治理服务平台就能解决问题,使得社会治理愈加顺畅。

全国有近70万个行政村。对于中国来说,洪溪或许并无特殊之处,但从洪溪出发,我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